

安妮宝贝

作品集



八月未央

告别薇安

蔷薇岛屿

彼岸花

南海出版公司

安妮宝贝 作品集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妮宝贝作品集/安妮宝贝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8
ISBN 7-5442-3562-9

I. 安… II. 安…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3883 号

安妮宝贝作品集

作 者:安妮宝贝

策 划:万语文化

责任编辑:杨 雯 曾 炜

装帧设计:姚 荣

出版发行: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nhcbgs@0898.net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8.75

字 数:36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442-3562-9

定 价:2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彼 岸 花

Side A 乔

- 咖啡店邂逅小至 (3)
音像店男人 (23)
森的一块硬币 (47)

Side B 南生

- 山顶上的女孩 (62)
林和平 (70)
童贞的过往 (76)
南方爱情 (97)
流 离 (112)
除 夕 (125)

Side C 散场了

- 一个人的生活 (132)
某种结束 (151)
去往别处的路途 (160)

蔷薇岛屿

- 再见,时光 (173)
旅行夜车 (191)
蔷薇岛屿 (193)
栀 子 (197)

消 失	(200)
赤道往北 21 度	(201)
在西贡	(204)
照 片	(209)
危险的美感	(209)
少年事	(210)
一 天	(212)
独自醒来	(213)
想起来的爱情	(216)
日 落	(216)
世俗生活	(220)
河 岸	(222)
香港记	(223)
小说：一场上海烟花	(224)
对话录：它如同深海	(230)

告别薇安

告别薇安	(243)
七 年	(256)
暖 暖	(266)
最后约期	(276)
小镇生活	(287)
无处告别	(308)
下 坠	(321)
午夜飞行	(329)
疼	(338)
杀	(342)
呼 吸	(345)
空 城	(352)
伤 口	(363)
生命是幻觉	(370)
一个夜晚	(374)
如 风	(379)

交 换	(383)
七月和安生	(386)
烟火夜	(408)

八月未央

生命是一场幻觉(小说)

八月未央	(431)
瞬间空白	(443)
一个游戏	(457)
观望幻觉	(468)
末世爱情	(473)
电梯事件	(478)
邂逅巨蟹座女子	(484)

2000年的夏天,我的写作和生活

七月生日	(488)
简单生活	(492)
我在上海	(495)
伤寒天空	(501)
城市情结	(506)
冷眼看烟花	(510)
看话剧的晚上	(514)
城市摇滚	(518)
冬日百合	(521)
海底的鱼	(524)
天在下雨	(527)
行 走	(529)
网络上的陌生人	(533)

生命是蝴蝶,盲目而华丽

沧海蝴蝶	(536)
玻璃之城	(539)

爱情理想	(541)
她比烟花寂寞	(544)
暗地的孩子	(547)
心 动	(549)
物质生活	(551)
最孤独的人	(553)
画漫画的男人	(555)
爱尔兰音乐	(557)

冬日,去北方看海

生活在别处	(559)
人淡如菊	(562)
漂亮女孩	(564)
暗 香	(567)
山中岁月	(569)
戒 指	(572)
南方八月	(575)
小 乖	(578)
午夜的裙子	(580)
温暖线索	(582)
少年樱花	(585)
如 风	(587)
北方旅途	(591)

彼岸花

Side A 乔

Track 1 咖啡店里邂逅小至

她说,我大概是一只鸟,充满了警觉,不容易停留。
所以一直在飞
我总是以为自己是会对流失的时间和往事习惯的。
不管在哪里。碰到谁。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我是乔。这一年春天，我在上海。

每天在家里写作，同时为几家杂志撰稿，写专栏。让每个字产生反映精神、兑现物质的价值。说来这应是我惟一的谋生技能，收入虽不稳定，但维持生存尚可。

这种生活在旁人的眼里，也许过于随性及缺乏安全感。但对一个长年没有稳定工作且不愿在人群里出没的女子来说，就好像是潜伏在海底的鱼。有的在几百米，有的在几千米，冷暖自知，如此而已。

我是一个生性自由散漫的女子。或者换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所谓自私的标准是：只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放纵自己不好的习惯：比如长时间睡觉，去附近的酒吧买醉。沉溺于香烟和对虚无的对抗。神情困顿，装束邋遢。常常席地而坐，咧着嘴巴放肆大笑。有时候过分敏感，所以显得和很多关系格格不入。但对身边的人和事没有太多计较。

不计较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对这一切并无兴趣。我漠视除自己关注和重视之外的一切感觉和现象。不太容易付出。有享受孤独的需求。

也许这一切特性注定了我只能选择写作。我喜欢它能让我采取合理的方式逃避某种现实和喧嚣。虽然感觉中，被长期性抑郁症所困扰的人才会从事这种职业。

4月上海依然寒冷，但能够感觉到春天循序渐进。

有时在某一个下午，突然有心情。坐公车出去观望城市的春天。坐最后一排空荡荡的位置，把脚搁到舒服的角度。当车子慢腾腾地行进在因为修路而交通堵塞的马路上，就可以悠闲地欣赏窗外的春光和艳丽女子。平静的午后。陈旧的欧式洋楼。晒满衣服的院子。露台的一角开出粉红色的蔷薇。梧桐树的绿色叶片闪烁着阳光。路边英俊的法国男人，在阳光下面微微眯起眼睛，脸上有茫然而天真的神情。

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就像以前曾经喜欢过的一个日本乐队的名字。它叫 Every Little Thing。细节是组成幸福的理由。喜欢简单生活。做喜欢的事情。住在喜欢的城市里。最好还能遭遇到喜欢的天气，喜欢的男人和女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不会有任何复杂的借口和理由。

这是我信奉的生活原则。

小至出现的那个下午,是个晴天。上海春天的阴冷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某些时候几乎足够让人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可是那天的阳光非常好。金色的阳光似乎能穿越胸膛,抚摸到僵硬的心脏。如同一次重生。

小至说,我们去买 DVD。很好的阳光就闪烁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很凌乱,潦草的,略显褐色,像一大把松软的海草。一点点化妆也无的女子,穿一件灰黑的棉大衣。里面是黑色的厚棉 T 恤,手腕上系一根红丝线。她穿得很少。然后习惯耸起肩膀做萧瑟的样子。微笑的时候眼睛和唇角有甜美的弧度。平淡年轻的面容似乎能散发出熏衣草般的清香味道。

我说,你喜欢什么片子。

太多了,说不清楚。我对它们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选择。演员有 JEREMY IRONS。喜欢他的眼神,像圣经里面的故事。

什么意思?

隐晦,湿搭搭的。

他最近好像有张新片子对吧。

对。《卡夫卡》。可以去找找。

不奇怪她和我有相同的爱好。虽然 JEREMY IRONS 看上去只是一个孤僻的男人。有着英国人常有的狭窄的瘦脸。鼻翼两侧深长的纹路,一直延伸到唇角。在东方的命相书里,这样的纹路代表着痛苦的隐忍,称之为法令纹。

网上查阅的资料:13岁寄读于谢尔蓬的一所学校。早先立志当一名兽医,可后来读了大量戏剧书籍,认为舞台更适合于他。来到布里斯托尔,加入老维克剧院,跟彼得·奥图尔一起演出。1971年进军伦敦,先是在街头演出,后在舞台与荧屏上献艺。70年代后期,开始成名。

雨水绵绵的城市,长年不见阳光。每一棵树都会滋生出潮湿的霉菌。他在夜色的大街上神情潦倒地独自行走。神经质的美感。手指修长,脸色苍白。在主演的电影里,大部分都容易陷入病态的畸恋。他是喜欢纵身扑入的人,虽然姿态优雅,依然常常溃败到底。他的情欲是黑夜中的潮水,汹涌盲目,但是并不肮脏。只是那种无声的绝望,一丝丝,一缕缕地,从他的皮肤,他的头发,他的手指散发出来。渗透在空气里。消失在时间里。

我们收集他所有的片子。《蝴蝶君》,《洛丽塔》,《爱情重伤》,《命运的逆转》,《中国匣子》……然后在我的租住屋里,一边喝威士忌加冰配奶酪,一边看至深夜。

相信喜欢他的女人会有很多。那些心里有阴影的女人,看着他的眼神,会

觉得满足。就好像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它不是盲人般的黑暗。它是阴暗。安全的,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自己的欲望。也许这就是区别。多一点就变成了恐惧。少一点就丧失了秘密。我想,我和小至就是这样难以控制自己的女子。

我在上海并未认识太多有趣的女子。我的生活范围非常狭小,基本上是租住房附近的街区,包括酒吧,电影院,四川菜餐馆,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花店,音像店……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紧密的接触,像那些有事没事就碰到一起的人。

他们也许是一些非常害怕寂寞的人。需要感知彼此皮肤的温度和气味的包围,这样可以不用面对心脏上的破洞。而我觉得,朋友应该是该需要划分的,并且根据这种需要彼此采取合适的方式。比如有些朋友专门用来聊天,你就不要去向他借钱。有些朋友只可以一起做爱,你就把灵魂和身体的距离划得分干净。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

去参加过几次所谓的派对。地点大部分是选择在五星级酒店,女主人也总是有着某种时尚的身份,然后拉一个大商家做赞助。去的人要提供名片,可见这种活动渗透了势利的潜伏因子。一屋子衣着光鲜的情色男女,身份有金融,广告,出版,网络,贸易等各界人士。2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白衣的侍应生托着放满酒杯的大托盘来回穿梭,请来的乐队在现场演奏,还有主持人在台上插诨打科。很多人在握手,拥抱,亲吻。某个瞬间你会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出现在某部场景不是搭得太地道的电影里。

我欣赏那种穿梭自如的女子,因为她们是上海洋化风情的代表。英语流利,眼神清晰。看得清楚自己的未来和值得笑脸相对的人。这些身材高挑,艳光四射的美女,大冬天穿短袖的织锦缎旗袍,裹流苏纯羊毛披肩围巾,却赤足穿一双镶水钻的细高跟凉鞋。肤色胜雪,软语呢哝。有精致的妆容和无懈可击的优雅笑容。

身份暧昧。也许白天出入高级百货公司和位于高尚地段的写字楼。或者白天睡觉,晚上苏醒,夜夜狂欢在DISCO和酒吧。她们是真正的时髦女子,享受物质操纵生活从不迟疑和犹豫。虽然有时候也显得无所适从,脸上有因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的表情。

剩下的就是一些无聊的人,站在一边抽烟喝酒或发呆。大部分是些自得其乐的男人,对自己的孤独不感觉可耻,坐一会儿,然后沉默地离开。

我和那些男人应属同类。只喜欢独自拿一杯酒,挑一盘子杏仁甜点,然后找个僻静的角落,陷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穷吃。即兴的发挥不是我的强项。我的预热很慢。感情需要很大的安全感才能活泼地施展。所以在陌生人面前我容易麻木不仁。

我想那应该不是拘谨。我很少对人感兴趣。没有欲望只能说是麻木不仁。

租住的房子以前是西区资本家的聚集地。现在已经没落。高大的落叶法国梧桐。红色尖顶的洋楼。精致的凸窗有发暗的镂花麻布窗纱。斑驳的露台铁栏杆和大片草地的花园。马路空空荡荡。这是一条被殖民文化冲刷的街。它符合我的漂泊感。失去了故乡。

路上常看到一个牵着蝴蝶犬的寂寞女子。涂着鲜红的唇膏，薄薄的丝袜，穿着高跟鞋，每天下午三点必定在附近散步。这里有许多富商买了公寓给漂亮的年轻女孩居住。那些眼神流转的烟花一般的女子渐渐变成慵懶的散步者。

租的是很破旧的老式公寓楼。虽然如此，每月租金仍非常昂贵。

走廊的墙面全部剥落。到处堆积邻居的破烂家什：潮湿的拖把和衣服，枯萎的盆景，废弃的破铜烂铁。空气里有一股灰尘的陈旧味道。

穿越窄小的走廊，打开门。小块褐色柚木拼起来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采用早已经过时的墙纸，暗黄醉红的碎花图案因为时间弥久亦不再显得张扬。木头的双人床，抽屉橱。衣橱的长镜子略显模糊。玻璃窗映射进来阳光，让寂静的房间流动某种沉醉的气息。面积很小，简单干净。卫生间的白瓷砖微微泛黄。浴缸边上有一盆绿色小仙人球，也许是上任房客留下的。

房东给钥匙的时候问我是否会在这里长住。自然给予她肯定的答复，虽然在上海我租房子的频率是每三个月换一个地方。搬进去被子，衣服，10多瓶香水，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用木相框镶着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12岁时候的黑白照片，露出雪白牙齿的笑容。天真无邪。我总是奢望留不住时间但能留住人性深处的一部分纯真。这就是自以为是。

遇见小至之前，我一直在写作。闭门不出，只打叫外卖的电话。比萨饼店，炸鸡店，小四川餐馆，解决一日三餐和夜宵。我的朋友很少。对男人很难产生爱情。短期理想是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去印度和老挝。写一个长篇。拍一部电影。长期理想是可以某天突然地消失。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

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那通常是我写不出一个字痛苦万状或刚领到稿费躊躇满志的时候。

中午11点左右起床。先到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然后去音像店搜集盗版影碟，或者只是在空气污浊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像任何一个没有工作四处晃荡的人，竭尽所能地消磨时间。

喜欢电影，但已经很久没有去电影院。少年的时候，看电影还算是比较时尚的休闲方式。常常和同学一起逃下午的课，去小电影院看外国片。记忆中那是一座偏僻而阴暗的白色房子。放映厅很小，墙壁刷成绿色，墙面上有黯黄的

雨迹。壁灯华丽而俗气。座位不常清洗,在黑暗中散发出恶劣的头发和汗水的气味。总是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但它会一整个下午放上四五部影碟,可以看到日本和欧美最新的一些片子。当然也有很老的黑白旧片子。

我热爱电影里那些绮丽诡异的镜头和台词。这使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对现实有太多不满的人。所以拿着大杯可乐大筒黄油爆米花在电影院里醉生梦死。放什么影片,在哪里放以及放多久对我已经不重要。因为到了散场的时候,我经常是怀着微微的羞耻感在黑暗中入睡。

常去的酒吧在住家附近。老板是个身份不明的中年男人,比我大 11 岁。7 年前从英国回到上海。

他叫森。他的酒吧叫布鲁。我想谐音应该是英文的 BLUE。但里面看起来一点也不愤怒或颓废。干净极了。是那种沧桑之后的恬淡。原木做的吧台,是森亲自做木工并涂漆。同样手工制作的还有白色棉纸糊起来的灯笼,以及米黄的苎麻桌布。喜欢马蹄莲,总是用一大玻璃瓶的清水养着它们。那种洁白的欲开不开的花朵,没有香味却枯萎得很快。

森通常穿着一件白色棉布的衬衣站在吧台后面。一边亲自招呼客人,一边在吧台后面飞快地擦玻璃杯子。他倾听很多人的故事,却从不透露自己的往事。

只放意大利歌剧。轻得像要断了一样的声音,明亮而凄怆的歌声在隐约处如水般流动。在一整面的墙壁上,有一缸热带鱼。有时候他会推荐从欧洲旅行带回来的威士忌,白兰地和葡萄酒。大部分来自一些偏远的风景优美的小镇,农家自己制作。

酒吧的生意通常在晚上 11 点左右开始热闹。空气因为烟草,酒精和体温变得温暖。我常常独自要一杯加冰威士忌,看水箱里美丽的小鱼。伸出手,用手心贴在玻璃缸上,对着它们吹口哨。更多的时候,我爬上吧台前面的高脚凳子,不停喝酒,然后坐到昏昏欲睡。

凌晨的时候从酒吧回家。如果失眠就会上网聊天。这是有趣味的事情。隐藏了身份和面容,躲在虚拟的符号称谓后面,和一个陌生人说话。随时开始对话,随时离开。随时出现,随时消失。在那里可以同时即兴地开展 6 场键盘恋爱。或更多。然后厌倦的时候连 BYEBYE 都可以省却。毫无后患。这是一个容易对真诚和诺言产生怀疑的地方。

我寻找轻松有趣的谈话对象。聪明。男性更好,虽然在网上性别可以是忽略不计的问题。有趣的人可遇不可求。一次聊天的时候,有人向我推荐一个网站。打开后是从太空拍下来的地球地图,每个人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所在地点

标记。那个人说,我已经找过自己的地点,轮到你了。我看着那颗美丽的蓝色星球孤独而傲慢地转动。我不知道这个人如何找来这种古怪的网站。

他告诉我,他是个北京男人。28岁。在广告公司做经理。我不想去考证这些要素是否真实。我的快乐来自编造我喜欢的男人特征。所以我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一边听 TORI AMOS,一边搭配感觉中他英俊的五官。这种想像令人愉快。不需要兑现。

后来他就如同他的 NICK NAME 一样消失不见。SAM。一颗冲天炮。

4月初的时候,我在网上邂逅小至。

她不隐瞒自己,在网络上一开场亮出的都是真实的东西。这些真实在以后的时间里都得到了考证。她说她复旦哲学系毕业,在4家网络公司以3到6个月的平均速度轮换过工作,演过话剧女主角,写过诗歌,参与过独立制片的工作,会作曲唱歌灌唱片……但现在她什么都不做了,只在一家咖啡店卖咖啡。她的开场白充满传奇色彩。

而每年春天,这个城市并未有丝毫奇迹发生。街头空气污浊。路过的人匆匆忙忙。空气里有物质生硬的芳香。

我对她说,我有时候想像自己的电影。想像电影里面一个带着鸟群出现的女子。那个女子眼角有褐色泪痣,瞳仁幽蓝如海底水藻。她每次出现,都会有一群鸟围绕在她的身边。灯光通明的地下铁,百货公司,深夜的咖啡店,石库门破旧房子,阁楼的尘埃,冰冷的墓地……那群鸟在她的头顶盘旋,在她的身边栖息,自由出入于她心脏起伏的地方。带着凛冽的风的声音。但没有一个旁人能够看到。

当她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鸟群会轻灵地四处扩散,在天空上盘旋。当她痛苦的时候,鸟群停在屋檐或树枝上沉默无语。它们起起落落,没有轨迹可寻。女子的视线穿越城市逼仄的天空,落在一个空旷的荒野里。

有一天她死了。那群鸟消失于她腐烂的体内,然后蜕变了颜色振动着翅膀离她而去。

鸟的翅膀在空气里振动。那是一种喧嚣而凛冽的,充满了恐惧的声音。一种不确定归宿的流动。女子身上盘旋的鸟群,所有的人都不看到。我的小电影院和其他电影院并无太大不同。只是放的电影仅次一部。编剧导演演员都是我。观众也只有一个。或是陌生人或只是我自己。

那段时间,晚上我总是失眠。只能一整夜地看盗版片子,读小说。然后凌晨的时候,独自趴在窗台上抽烟。远方深蓝的天空渐渐泛白。不远处有樱花

树开了一树粉白的花。因为知道它会谢得很快，所以每次总是看它很久。那时候想如果身边有个人，樱花这样的美，一起看会很好。黑暗夜色中能够听到细碎柔软的花瓣在风中飘落的声音。

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喜欢的是“且听风吟”。因为那个男人总是在深夜，独自开着车去大海边。在那里抽一根烟，然后沉默地离开。在海边，他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

人的寂寞，有时候很难用语言表达。

我对小至说，我刚看了王家卫的《春光乍泄》。两个男人的感情，纠缠着纠缠着，终于找不到对方，无从重新开始。录音机里男人压抑的哭泣，被风一吹，就散了。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呢。一些太寻常的细节，半夜去买烟，在小厨房里跳舞，看着对方睡觉……最后依然是要孤独。还是感动了。当梁朝伟一只手夹着烟，一只手拿着酒瓶，开车去往瀑布的路上。因为总是需要一些温暖。哪怕是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纪念。

想起以前的一个朋友，手臂上有伤疤，是曾经用酒精烧过的针扎在皮肤上，写下他爱过的第一个女孩的名字。那三块丑陋的伤疤，要一辈子跟随着他。而女孩和爱情，早已经离开。所以感情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和任何人无关。爱，或者不爱，只能自行了断。伤口是别人给予的耻辱，自己坚持的幻觉。

最惨痛的伤口总是难以拿来示人。只能找个阴暗的角落躲起来。

我在凌晨的时候，挂在网上一边抽烟一边和小至讨论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似乎在自言自语。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她倾听我。隔着一段虚幻的距离。我们不确定彼此之间相隔多远，也许曾经在地铁交错而过，也许穷其一生都不会见到彼此的容颜……但是我们在交谈。

那是一种确实的交谈。所有的语言都是从心脏冷僻的地方流淌出来。

小至说，很多人看过去似乎都已经没有伤口了。大家都记得把自己保护好。谨慎地寻求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平衡，希望别人死心塌地，坚持自己优游自在……温暖淳朴的爱人们，像鸟一样，纷纷飞离物欲的城市。就像很多年，我们没有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头听到鸟声。

我说，那么你呢。

她说，我大概是一只鸟。充满了警觉，不容易停留。所以一直在飞。

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后决定见面。

两个女子之间的约会。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和小至见面。我们是成人，且是同性。不是那些在网络上利用虚拟的空间限制来玩感情游戏的孩子。小至说，你喜欢喝双份